

SHIJIE WENXUE

世界文学



1977

I1/2:1

巴尔扎克塑像

〔法国〕罗丹作



世界文学

（内部发行）

1977年第1期（总内第1期）

编辑者

世界文学编辑部

（北京建国门内五号）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印刷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定价：0.77元



苏联《内战史》版画(木刻)

苏复洛夫作

(选自鲁迅先生选序的《苏联版画集》)

世界文学

(双月刊)

一九七七年第一期

目 录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

努力做好外国文学工作 (笔谈) 4

刘白羽 曹靖华 林 林 冯 牧
狄 蟠 长 青 季羡林 罗大冈
王朝闻 刘 宁 罗经国

向鲁迅学习 茅 盾 31

论“洋为中用” 冯 至 40

在草地上遇到的人们(小说)

..... [朝鲜] 李明铎作 益 民译 60

农场的早晨(小说) [朝鲜] 朴士英作 皓 轶译 83

巴勒斯坦小说选

- 他还是孩子的时候 卡纳法尼作 郑溥浩译 100
- 禁止吸烟 谢威尔作 郑溥浩译 105
- 自由之风 达奥格作 程静芬译 111

非洲诗选 叶君健译 119

- 假如你想认识我 [莫桑比克] 诺·德索萨 120
- 那些奇怪的日子 [莫桑比克] 阿·卡布扎 121
- 诗 [莫桑比克] 若·雷贝洛 122
- 囚徒 [南非] 奥·姆沙里 123
- 寒冷 [南非] 丹·布鲁特斯 124
- 忿怒象刀刃一般锋利 [南非] 杰·马休斯 125

还我北方领土(诗) [日本] 更科源藏作 叶渭渠译 126

北方领土之歌(诗) ... [日本] 新制作座文艺部作 集思译 127

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小说)

..... [日本] 井上靖作 唐月梅译 128

最后的希望(外一首)

..... [法国] 欧仁·鲍狄埃作 张英伦译 166

巴尔扎克小说两篇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金志平译 172

长寿药水 郑克鲁译 212

这儿的黎明静悄悄……(中篇小说)

.....[苏联] 鲍·瓦西里耶夫作 王金陵译 233

评《这儿的黎明静悄悄……》..... 王金陵 304

世界文学动态(七则) 313

编后记..... 319

苏联《内战史》版画..... [苏联] 苏复洛夫作 封三

巴尔扎克塑像..... [法国] 罗 丹作 封四

封面设计..... 吾 华 永 德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深入揭批“四人帮”， 努力做好外国文学工作（笔谈）

希 望

刘 白 羽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一扫妖雾阴霾之后，反映着亿万人民心中迸射的火花，文艺上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春天。这时候《世界文学》复刊，是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这一系列无产阶级文艺方针的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我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和外国文学的读者，预祝《世界文学》这朵花开得馥郁芬芳！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对一切外国文学艺术的优秀遗产，必须批判地继承、借鉴，从而推陈出新，发展我们的文学创作。这是对人类文化史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途径。

回顾一下历史经验，如何对待外国文学遗产，是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的。如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毫无批判，全盘照搬，这些文学的“亡灵”就往往成为反动思潮的“先驱”。比

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那股反动文学逆流中，就有人借革命讲坛标榜契诃夫，要人们用“含泪的微笑”的手法写延安革命生活，于是一批讽刺、暴露文学接踵而至。再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人这样说：光写英雄，读者不爱看；如果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些“小人物”，文学道路就“宽广”了。这就出现了“中间人物论”。两次教训都说明，对外国文学遗产不是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而沉沦于资产阶级“人性论”之中，陶醉于遗产中的有毒部分，并全盘照搬，这就扩散了遗产中的毒害影响，便成了祸害。“四人帮”则是走向另一极端。他们控制文化舆论阵地，把外国文学扫地出门，斩尽杀绝，简直把中国变成一个几乎看不见外国文学书籍的国家。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一段可悲的历史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功绩之一，就是把外国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和被压迫者的反抗文学介绍进来，吸收其中的营养，然后以鲁迅《狂人日记》为第一篇微文，使中国文学面目为之一新。当时那种一笔千钧、摧枯拉朽的锐气，揭开了代文风，至今思之令人振奋。请问：象“四人帮”那样做法，还有什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谈呢？他们根本反对毛主席关于一切国家的文学艺术凡是好的都要学习的指示，与鲁迅所说留其精华以滋养及发达新的机体的思想背道而驰。“四人帮”灭绝外国文学，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只能是摧残与破坏，让我们的文学队伍成为目光浅短、愚昧无知的队伍，还说什么攀登世界文学艺术的高峰呢？“四人帮”装得极左，其实极右。他们不就天天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沉沦于外国黄色电影之中，把糟粕当鸦片烟吸，以补充其反革命文艺的滋养吗？这便说明，外国文学艺术“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它是现实的产物，你回避不了。问题是看你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如何对待。当前最主要任务是揭批“四人帮”破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罪行，肃清其流毒，以便使我们的文化科学尽快赶超世界先进水

平。这时候《世界文学》复刊,就更有其特殊的重大任务了。

毛主席一再谆谆教导我们:要多读点书。我觉得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就更应当多读点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也多读点外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样,文学艺术的知识才能渊博,文学艺术的欣赏能力才能强些,文学艺术的创作水平才能高些。因此,希望从《世界文学》上读到火热的革命斗争文学,也读到艺术精湛的文学珍品。无论对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都要选择思想性强艺术性也强的,否则,其借鉴的价值必小,其滋养的作用必小。回想当年鲁迅办《译文》,并亲手译出《毁灭》、《死魂灵》等书,风行一时,深入人心,对于一代文学的发展起了多么大的作用。翻译的艰辛绝不下于创作。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译出往往比创作还难。想一想,鲁迅病重期间还在翻译《死魂灵》。他“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他留下的那样精美的翻译文学也是给我们吸的奶汁呀!因此,我们的文学翻译工作要继承鲁迅的这种精神,锲而不舍,发扬光大,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作出贡献。

上面讲的是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方面,当然是必须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读资产阶级古典文学是不是有消极影响呢?会有。但要以积极态度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工作,要对读者讲清作品的历史背景,分析并指出作品的优点与缺点;一方面也决定于读者和从事创作的人们自身。首先要解决的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个根本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要真正做到、做好与工农兵相结合和学习马列主义这两件大事。你有了敏锐的共产主义思想,有了鲜明的无产阶级情感,你才有锋利的目光和鉴别能力,知道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也才能去芜存菁,取得滋养,来发展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

瞻望未来,我们相信《世界文学》一定能在新的航程上取得新

的胜利。

继承鲁迅的传统

曹靖华

《世界文学》复刊了！我满怀故友重逢的喜悦，切望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举国锦绣一团、百花斗艳的园地里，对中国文学艺术能添一枝一叶。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所称道的鲁迅先生，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历来是极重视的。

毛主席说：“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又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对于外国文化，毛主席不但教我们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要盲目地学，而且要我们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他告诫说：“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经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毛主席不但指出吸收外国文学的重要，而且指示我们如何吸取外国文学中有益的东西，供我们利用。这些教言是我们外国文学工作者在工作中的唯一准则。

鲁迅先生很重视外国文学，是移植外国文学的伟大的实践者。

解放前，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的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几乎二分之一是译品。由此也略可窥见鲁迅先生将一半生命用到外国文学介绍上，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了有益于社会的庄严工作上。他生平“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他把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的进步文化分为“可用的”和“渣滓”两部分，对这些进行“消化，吸收”以后，“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关于翻译的通信》）

在鲁迅先生介绍外国文学的当年，文坛上除国民党反动政权横压之外，还有“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等，噤噤喳喳，对翻译横加诋毁（实际上，这些人不是诋毁翻译，而是攻击他介绍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鲁迅给他们以奋力痛击，使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在广大读者中间流布，生根，成长，壮大起来。

今天，在新的的大好形势下，《世界文学》以新的面貌又和读者相见了。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当前的总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在这总的趋势中，尤其在全世界革命人民反修、反霸斗争的洪流中，《世界文学》更应当斗志昂扬，随时把那些“天然盟友”之类的“羊皮”从“狼”身上揭下来，同所有要独立的国家、要解放的民族、要革命的人民站到一起，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互相砥砺，携手奋进。光辉的未来是属于世界革命人民的！

鲁迅先生当年印书刊时，极注意插画。插画不但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正文，还能起到文学所难起到的作用。“图文并茂”这一良好传统，望《世界文学》也把它发扬起来。

开展“文字之交”

林 林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曾作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光辉指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也说过：“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木刻纪程〉小引》）我以为这意义是相通的。

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是深切的。他对外国文学艺术的知识，非常渊博。在这方面他也做了辛勤的工作。他翻译了外国的长篇和短篇的小说，翻译了整本和单篇的论文，翻译了随笔和诗歌，也翻译了某些国家的文学动态，同时又支持了进步、革命的作家，等等，他在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上，结下了值得纪念的文学艺术因缘，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当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文学上也会有所反映。鲁迅早就指出：“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革命时代的文学》）所以，我们要把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反霸、反种族歧视的文学作品加以推荐，并且同这些进步的作家保持联系，在斗争上相互支持。

另一方面，两个超级大国在争夺世界霸权，推行反动的文化政策，利用文学作为欺骗人民、麻痹人民的工具。譬如美帝国主义所提倡的颓废的文学，特别是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对外扩张侵略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文学，甚至把过去的殖民主义刽子手写成爱国英雄。这些我们必须给予迎头的痛击。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反映,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必须具体地分析,适当地对待。“四人帮”在外国文学艺术问题上耍两面派,一面是动辄给人戴上“洋奴”的帽子,“左”到吓人的程度;另一面是真正的崇洋媚外,实际上再也没有象他们对西方大国洋人那么献媚,对洋玩艺(电影、奢侈品等)那么着迷的了。我们不能闭关自守,要知道世界各国文学的情况,了解正面反面斗争的动态。同时也要与革命、进步的作家接触往来,互相了解,增进友谊。我们知道,到过中国访问的一些知名作家,用他们擅长的笔,正确地介绍我国真实的情况和建设成就。揪出“四人帮”后,他们也能及时地向外国人士说明,“四人帮”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澄清了国外人士的观感,起了很好的作用。

外国古典文学遗产是丰富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有许多对古典文学和作家的评论。为着进一步的理解,我们的确有必要读一点古典文学。对于古典文学,我们知道,因为时代、国家不同,思想、主题也不同,但为着了解其历史社会,借鉴其艺术手法,都是很有益的。有些国家翻译了中国古典作品和现代优秀作品。我们固然可以送出去,但也可以吸取进来。“文字之交”,“礼尚往来”。过去鲁迅曾提出“拿来主义”,这不用说,是要有选择、有批判地拿,目的是能够为我们所用。

此外,我觉得为提高读者对世界文学的知识,应该出版些外国的文学史。听说有关方面已经选择一些国家着手编写,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现在,“四人帮”的祸富解除了,流毒正在肃清。我们要发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使文艺园地百花争艳,欣欣向荣;这么一来,对外的“文字之交”也必将出现良好的前景。

一点感想

冯牧

当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正在各条战线步步深入，我们文艺战线上也正在把多年来被他们恣意颠倒了路线是非问题逐渐加以澄清的时候，《世界文学》的重新出版是一件值得我们高兴和庆幸的事。我以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文艺领域中对“四人帮”斗争逐步深入的一个成果，同时，这也是进一步肃清他们在文艺上散播的思想流毒的一个鲜明标志。

《世界文学》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一个这样的标志。它应当成为正确地贯彻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继承、吸收和学习外国进步文化方面认真体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伟大方针的一个阵地。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一切革命人民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对于世界上一切文艺遗产和文艺作品的态度，从来都是十分明确和无可争论的。大家都很熟悉列宁和毛主席在这方面的指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列宁：《青年团的任务》）“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长处，当族不要学。”（毛主席：《论十大关系》）

革命导师的这些指示以及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我们许多同志早已是耳熟能详、铭记在心的。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含混不明、可以招致误解甚至可以加以歪曲的空隙吗？

的确，在一切具有正常头脑的人看来，这一切都是明白易解、清楚确实的真理。但是，在“四人帮”的反动的逻辑和语言里，这一切不但被歪曲得面目全非，而且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截然相反或者针锋相对的意思。在对待中外文艺遗产这个问题上，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践踏，简直是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他们公然打起了一面黑旗，上面写着的是：“彻底砸掉”、“彻底扫荡”几个杀气腾腾的大字。由于他们所奉行的这种“砸掉”、“扫荡”政策的结果，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造成了一种在任何时代都属罕见的怪异现象：在一个时期里，一切外国的、古典的文艺作品，即使是那些曾经受到革命导师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的作品，几乎都从我们的书店中、图书馆里、书架上和课本里绝迹了。不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高度赞扬的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海涅，或者是列宁所深刻评价过的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在被“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当中，都成了禁忌的、不祥的名字。这种现象曾经使很多正直的人大惑不解：这种彻底砍断中国革命文化和世界进步文化的联系的做法，这种禁止中国人民从人类文化宝藏中批判地汲取营养的做法，同革命导师的教导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

直到英明领袖华主席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这种怪事才得到了明白的答案：他们这样作，正是他们反革命的政治路线在文艺上的必然反映。大搞文化专制主义，让人们永远处于浑浑噩噩的蒙昧无知之中；大搞反革命的阴谋文艺，把人们引向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复辟的轨道——这便是他们叫嚣“彻底砸掉”、“彻底扫荡”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实质。

打倒“四人帮”，文艺得解放。现在，该是彻底打碎“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思想枷锁的时候了，该是把被“四人帮”颠倒了文艺路线的是非问题彻底纠正过来的时候了。对我们来说，在文艺上极需澄清的是非问题之一，便是彻底批判和肃清“四人帮”在对待文化遗产和世界进步文化方面的反动谬论，认真地恢复和加

强我们对于文艺遗产和外国进步文艺的介绍、交流、研究工作。不言而喻，必须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对于国际反动文艺和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剖析和批判。这些，对于行将重新和读者见面的《世界文学》，该是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吧。

当然，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我们在对于古典文艺遗产和外国文艺作品的研究和继承工作中，在受到“四人帮”的侵袭之前也不是没有走过弯路。刘少奇的“全盘继承”论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和干扰，我们记忆犹新。因此，革命导师的教导应当永远成为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指针，毛主席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段话里所深入浅出地阐明的思想，极其深刻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在对待古典和外国文艺问题上的全部理论和方针。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世界文学》必须永远遵循和贯彻这一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们的外国文学介绍、研究工作一定会走上康庄大道，一定会开出繁花，结出硕果。

我们工人的希望

北京汽车制造厂 狄 鐸

粉碎“四人帮”，文艺得解放，外国文学也解放了。我们工人阶级对此感到特别高兴。

长期以来，“四人帮”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对于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封锁，即使是一些进步作家

或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文艺作品也全盘否定，不许跟人民群众见面，而他们自己则完全拜倒在外国资产阶级的脚下，大量引进反动腐朽的影片，宣扬同类的文学作品，以填补他们空虚的灵魂。对于“四人帮”所推行的这种愚民政策和崇洋媚外的丑行，必须给予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我们工农兵群众在文化上被愚弄、精神上受压制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通过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不仅可以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而且可以汲取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进步思想，学习他们的斗争经验，并从中吸收某些艺术养料，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同时，适当地译介一些为帝修反政治服务的反动的文艺作品，加以切实的批判，也可以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中国工人阶级应当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自己同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起来，并做出贡献。但是，如果我们紧闭双眼，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茫无所知，怎样去实现这一崇高理想呢？我们迫切希望能够从外国文学作品中看到各国的工人阶级是怎样生活和斗争的，怎样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当我们在车间、在工地挥汗劳动的时候，就会想到世界上广大的工人群众和我们站在一起，想到还有更多的人民需要我们的支援，同时世界广大人民也正在支援我们，我们就会干劲倍增，力量无限。因此，我们对于《世界文学》这个刊物寄以很大的希望。

我们还希望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评论能帮助我们认识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譬如说，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各有哪些表现？在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有些什么特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体现在哪些地